

同修在一起发，开车的男同修单独去发。马上要发完了，我们才发现，已经不知来时的方向了，同修担心的对我说：

“咱们去哪找车呀？”我不假思索的回答说：“别着急，发完传单就能找到了。”话音未落，就听见小轿车在南边的方向轰轰作响，响了一阵子就不响了。似乎在提醒我们它所在的方向。

我俩继续发传单，等全部发完了，我们顺着大道往南走，走了很长一段路，心里想刚才分明听到小车轰轰响了，怎么走了这么长的路还不到哪？等走到十字路口，看见东边有一盏灯亮晃晃的，就朝着灯的方向走过去。因为来时，车停在了站前旅店道旁，旅店门前有一盏灯，男同修让我们记住这盏灯。我们沿着灯光往东走，刚走几步，就听见小车在西边鸣笛两声，声音在半夜里，非常豁亮。我们以为男同修已经回来了，在鸣笛叫我们呢。于是转身往鸣笛的西方走，很快就找到了小车。只见车门紧锁着，那个男同修还没有回来。

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先前听到小车轰轰的响声，和刚刚听到的鸣笛声，都是小轿车用

它的特殊方式，在提醒着我们啊。

# 正見周刊

二零一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弟子交流 .....	2
〔修炼体悟〕 .....	2
整体配合发正念 病魔同修出魔难 .....	2
从邪恶办洗脑班挑选人所想到的 .....	4
修炼到最后了，不要有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心.....	6
〔救度众生〕 .....	7
我为你而来 .....	7
〔修炼故事〕 .....	11
迷路的同修 赶快走出来吧.....	11
我们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	13
〔法会交流〕 .....	16
在美国讲真相的体会.....	16
〔万物有灵〕 .....	22
会说话的小闹表.....	22

# 弟子交流

## 【修炼体悟】

### 整体配合发正念 病魔同修出魔难

我县有一位女性老年老同修，她在否定旧势力对自己安排的种种迫害中，那真是坚修大法心不动，任何时候都救人。一次，派出所骗她到外地检查身体，欲送劳教，她一路正念讲真相，劳教所以她身体不合格拒收回家；又一次，县法院对她开庭判刑，法庭上她讲真相，听的法官都哭了，当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有一次，她给驻军官兵讲真相，诬告被国保绑架到三楼的办公室，审问后，让她在审问笔录上签字，她拿过笔录就给撕了，气的两个年轻的恶警把她抬起说：“把这瘦老太太从楼上扔下去摔死。”她硬是双手搬着办公桌，恶警楞是没搬动。最后，“咔嚓”一声，办公桌掰成了两半。恶警惊呆了说：“这瘦老太太炼法轮功真是有功啊！”吓的忙把她给放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她的名声在全县同修和常人中，就传开了，所以，一提这炼法轮功的瘦老太太，没有人

不知道的。

可前一段时间，就这位非常有影响的老年老同修，突然间被病魔迫害的很厉害，全身出现浮肿、皮肤肿的都发亮，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滴水不進，啥也吃不了，整天躺着昏睡，起不来。女儿给她弄進医院检查，说是“白血病”得需要输血。该同修说啥也不输，就回家了。

一晃半个多月时间过去了，该同修状态更加不好，竟达到人事不知的状态，情况十分的危险。当某协调人看她时，竟主意识不清楚，认不出来。某协调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冲着我们整体来的，就是让这位在县里有影响的同修，在这救人急的关键的时刻，起到给大法抹黑、阻碍众生得救，毀大法弟子、毀众生的作用。如果让旧势力的安排真的得逞，该同修从魔难中出不来、走了，那将给大法造成多么大的负面影响，给救度众生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因为世人对大法的了解不可能那么深，他们认为大法好，只看我们身体的表面，由于我们同修的肉身过早的离世了，就会给世人对大法造成误解，你看她修炼大法，这么

其实万物皆有灵性，中共邪党“无神论”的邪说，却漠视一切生命，别说生物了，视人命如草芥，所以这么多年，杀人如麻，害死中国同胞八千万，也就不足为怪了。

### 钥匙自己回来了

有一年冬天，我与同修去外地发资料，到了外地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总忘记带钥匙，所以平时总是把钥匙挂在脖子上，那天我也同样挂在了脖子上。资料发到半夜，才把资料全部发完，又在当地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到家开门时发现钥匙没有了，怎么找也找也找不到，甚至把衣服脱下来，也没有找到。我住的是出租房，跟房东又要了一把钥匙。

几个月以后，发现原来那把丢失已久的钥匙，还完好无损的在小铁盒子里，上面的红丝挂绳拴在上面。

原来钥匙自己回来了。

### 师父给送来一瓶红茶

有一年冬天，我去外地发真相资料，上车前忘记带水了，早饭吃的太咸了，我口渴难忍，嗓子眼就象着火一样。正在难受之际，我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瓶冰红茶，包装完全，我捡起来打开瓶盖都喝

了，甘甜甘甜的，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之心。

### 大红灯照亮我回家的路

二零零零年秋天，我和一个同修去发资料。我俩的眼睛都不太好，视物不清，白天在大街上都可能迷路。那位同修跟我差不多。当地的大法弟子少，经常联系的就我们俩个人。

那天晚上我们发完传单，已经半夜了。发现周围环境非常陌生，好象到了郊区，分不清东南西北。正在着急的时刻，刚才还暗沉沉的夜晚，突然亮了一盏大灯，发出透红的光亮，我们没有多想，就朝着灯光走吧，灯光一直在前面亮着，一路上坑坑洼洼都看的一清二楚。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红灯消失了，惊奇的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了二中门前。二中后院就是我们的家。

到家了才醒悟过来，原来是师父用红灯，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

### 小轿车提醒我们回家

二零零一年秋天，我与两个同修共三个人，一起坐着一辆小轿车，去一大型农场发资料。那天我们拿的资料很多，每人一大包。我们按着不同的路线，分头去发，我与一个女

在。

渐渐的，我在加州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优越，这种慢慢滋生出的安逸心好象在一点一点的侵蚀着自己修炼勇猛精进的意志。一次和同事聚餐，席间有一个人是来见我们老板找工作的。恰巧被安排到我旁边。我在想，是不是要我讲真相了。可是周围的同事们估计都不只听过一次，这样再讲有意思吗？沉默间，同事突然对那个人指着我说，“你应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才叫精彩。”我突然非常惭愧，意识到我之前的那一念有多么的不正，心中感激师父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待我讲完，那个人对我说，“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也非常感谢你和我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

回顾得法的十多年，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师父在《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正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来到美国四年之中几乎没有为工作、生计犯愁；正是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不但顺利的开辟了宽松的工作环境，在推广神韵晚会期间，通往主流社会的一扇扇大门也神奇的向我

敞开了。

以上是我来美国后在工作场所讲真相的点滴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二零一二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

## 【万物有灵】

### 会说话的小闹表

#### 会说话的小闹钟

有一天半夜，我睡的迷迷糊糊，小闹钟响了，我就随手把报时的按钮按下去了，又躺下睡着了。结果没有起来床，耽误了发正念的时间。早上我起床觉得挺懊恼，怪小闹表怎么没响，我说：“你怎么没响啊？你耽误了我正法。”到了中午，我还是心里惦念这件事，在心里嘀咕着，小闹表怎么了？以前都挺好的，现在怎么没响啊？

这时小闹表说话了，发出一种清脆的女声：“我响了，你又按回去了。”我受到了震动，这才回想起昨天晚上，小闹表响了，自己又把她按下去的记忆。这个小闹表，至今仍然好好的、忠实的帮我报时报点。

好、那么好的，人还是走了，给今后救他们会带来难度。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法的基点上，整体上做好，才能不给大法造成损失。

于是，某协调人立即找来同修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该同修遇到病魔魔难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整体上配合发正念，给她帮助的时候，同修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用我们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强大威力，帮助该同修把旧势力给她层层安排的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系统彻底的清除解体，使她尽快的走出魔难，这是我们每一个同修的责任，此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立即就做。

我们从长点时间考虑，大家排好班，每班最少四至五人，多的班七至八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在该同修身边，发长时间的正念：彻底清除旧势力给该同修安排的给大法抹黑、毁灭众生的整套系统。清除旧势力对他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结果经过十几天和旧势力展开的正邪大战，该同修终于走出了病魔的魔难，身体恢复了正常。

这件事又过去一段时间了，现在谈论起来，整个过程看似是非常的简单：只是为病

魔迫害同修发一下正念、一起背《转法轮》中的〈论语〉和师父的正法口诀。可做起来又是那么的不容易：正象师父《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这一章节讲的“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的很厉害。”一样，发长时间的正念，要长时间盘腿，而且还得念力集中，强大，才能解体邪恶，所以，要真正的做到就不容易了，也正因为不容易，做过后体会才深。

**一、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强大威力，是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把同修从魔难中解脱出来的关键。**

刚开始几天发正念，没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我们就相信师父讲：“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精进要旨二》）的法，针对该同修意识不清楚，我们硬是让该同修坐起来，由同修挤着她盘腿坐着，这时她的头一直耷拉着。我们发完一个长正念，就开始

在她耳边大声的背诵〈论语〉，反复的背，和不间断的正念，使她的主意识开始清醒。后来，发正念让该同修说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该同修就是不说，我们又用正念解体她这个假我，她终于说出来了。当她说出后，我们发现该同修的脸色立即就由白而变红。呼吸缓解，浮肿渐消。有一对老年夫妇同修，在该同修浑睡主意识不清时，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离开，一直发长时间的正念，直到该同修主意识开始清醒，才离开，参加下边的轮流值班发正念。正因为大家互相配合的好，才把该同修从魔难中解脱出来。

## 二、参与整体配合发正念，帮助病魔同修走出魔难的过程，是在升华自己、树立自己的威德。

师父说：“你说你意见很好，要救一百个人，你不去做就没有用。能救一个人，谁去做了那就是威德。”（《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帮助病魔同修走出魔难，当时讲是我县首要的一件大事，它需要我们整体上的配合发正念，我们都能够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暂时的放一

放，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帮助病魔同修走出魔难，整体上的配合发正念的大事中来，这就是师父要的，“谁去做了那就是威德。”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也是从法理上不断的提高和升华着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的心境。

## 从邪恶办洗脑班挑选人所想到的

昨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透漏出一个信息：她的一个亲戚在政法委当头儿，说最近又开会了，准备筹备对本地大法弟子办下一期洗脑班。而且，对这次洗脑班的人选，已经初步做出了决定：“坚定的大法弟子不要；中不溜的大法弟子也不要；专门找那些好转化的、容易突破的大法弟子办班。”

邪恶办班为什么还要挑选人呢？为什么坚定的大法弟子不敢要呢？因为，坚定的大法弟子正念强，法理清。恶人知道根本就动不了这些人。别说转化，恶人看一眼都胆怵。如果真找这些人办班，根本就不可能有转化率。没有转化率，怎么往上面报？奖金都捞不

法的项目开辟了一个方便的环境。

记得师父在《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我悟到，尽管表面上我们是在为公司、为老板工作，但到了关键时刻常人一定是要听我们的。因此，每个工作面试机会不光是我救人的平台，未来上司和同事了解真相后的态度，成了我日后是否接受该工作的重要考量。

其实在承办神韵期间，前公司老板联络过我，说加州有个空缺希望我去试试。我心想：难道又要搬家？我知道大公司的流程走起来会很慢，所以就应承下来。没想到电话面试一过，就要安排我飞去加州面试，说面试过了就要求尽快上班。工作虽好，但时机不对，于是我写了封诚恳的邮件跟对方招聘经理解释原因并致歉。前老板知道后，好象有些不快，发来邮件对我说，“好工作可不会再来。”

没想到，那年冬天该岗位招聘经理再次联系我，说又有一个同样的职位空出来，问我要不要去试。而且上次电话面试已经通过了，所以这次只要

我等待所有候选人电话筛选做完就给我安排机票做现场面试。师父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我心想，对哪里都不能留恋，可能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

北加州的学员很多，但我工作地点在北湾，那里依旧是个学员少的地方。面试当天，虽说我是前中国区的员工，可面试内容却丝毫不含糊。我依旧是见缝插针适时插播真相，无论是未来老板还是同事，能接触到的都把真相带给了他们。无论我讲到哪里，气氛总是很好，甚至有面试我的人面试的时候就研究上了我带去的法轮功传单。毫无悬念，我成为这个职位的第一候选人。

上班以后，无论是见到不认识的同事还是在各种会议中，刚开始有很多机会做自我介绍。一介绍起来就会自然而然的讲到我是前中国公司员工，我为什么丢了工作，又为什么来到美国。尽管很多人都听说过法轮功，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和一些基本的迫害真相对于我的很多同事还是一片空白。看到很多同事听完真相后那种震撼的神情，我知道这就是师父派我到这里的意义所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美国人的真诚和他们了解真相后的正面反馈。每次面试之后那种师父讲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的感觉相信就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知道，即便没有缘份一起共事，只希望这一面之缘能使这个生命得救，那才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后来，我真的选择了这家公司。大概也是因为我从工作面试的时候就开始细水长流的讲真相，后来我成了全公司唯一一个可以有灵活工作时间的员工；人事经理也非常热情的帮我们在公司卖神韵票，帮我们收钱，也帮我们向公司员工群发电子邮件。她对我说：“我就是想帮你，我不要你送我票。你不要觉得好象欠我什么，我帮你是心甘情愿的。”我为这些生命能在这个项目中得救而深深感动。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了大陆学员的资料点“遍地开花”，我想我在美国也当如此。自从搬到美国中部以后，在公司里我对同事、老板讲；回到家对公寓管理员讲；在公共汽车上对司机讲；在市长接待日上和政府官员讲……在讲真相这件事上也在不断的升华

着。随着在美国阅历的增加，慢慢的，讲真相的内容也有了一些改进。比如我会用一两句话回顾美国的立国之本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做关联；再通过和目前中国现状的比较，使对方看到中共邪党统治下摧毁了人类的道德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这种道德的败坏却在影响着全世界。

记的离开纽约的时候，因为一想到要离开了那个气候恶劣、生活环境恶劣、人与人之间也很冷漠的城市，心中就会掠过一丝快意。但后来才发现，正是我在纽约那不到一年恶劣环境中的历练给了我在法理上和修炼容量上的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正是如此，我得以三生有幸与当地同修们第一次承办了神韵晚会，而那次的成功经历绝对和我在纽约的艰苦磨炼密不可分。每当我回想起在纽约的岁月，心中都会对师父的安排充满深深的感恩。

当时那个公司保守的工作环境确实对我做其他证实大法的项目造成了一定不便，因此神韵结束后我又在隔三差五的出去面试，这次又是从东岸到西岸，但这次我更加明确的知道，如果面试中真相讲的好，那么自然就为上班之后做证实

着。罚款？罚款更是白扯，这些人一分都不会拿。到时候这些人发正念，给办班人讲真相，搅了局打了盘子不说，还丢人现眼出丑儿，因此，还是别碰好。

中不溜的大法弟子也不能找。因为这部分人摸不清，看不透，虽然表面看似平平，但内心法的功底都不浅，没准儿一触动，立马“精神起来，”正念强了起来，真冒出几个“张飞、李逵”出来，在班上给转化人员“上上课”，闹一通，或者来个绝食硬抗，你还真没招儿。转化率还是达不到百分之百。因此，为了把班办的顺利，还是别触动这些人好。

哪些人好转化呢？似炼非炼的，即认为大法好，人心又很重的，小日子过的有滋有味的；或者从里面出来有“前科”的，由于怕心重，躲在家里到现在还不出来的；或者，很少学法练功，正念不强，见到警察就哆嗦，或者点头哈腰的；或者，曾经犯过大错，前些年也办过班，也写了悔过书，后来又上网声明了，但声明后并没有精进的……这些人法的因素少，人的因素多，比较软，好捏，警车一来，警察

一吓唬就哆嗦，这样的人最好转化，罚款也好交。因此，专门对这些人下手。

这种安排显然不是人的安排，这种话也不是人说的。是旧势力邪恶因素对它们认为还不合格的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这部分人“正念”起来，正念不起来就淘汰掉。我们要彻底否定这种安排。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邪恶确实完了，真的到表面了，因为它没有“根”了，没有了根，也就没有能力了。没有了能力也只能挑软的下手。

邪恶虽然挑“软的”同修下手，但我想，同修千万不要想：“这事与我没有关系，我属于坚定这一类的。”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每一个大法弟子，不管是精进的，还是不精进的，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因此，必须站在整体上看待这种现象，同修不管修的好坏，都是整体中的一个粒子，那么，邪恶不管迫害了哪个粒子，都是迫害了我们整体，也是迫害了我。必须正念坚决否定！彻底铲除！！邪恶就怕我们看清它们的本质，一旦看清，并正念铲除，那么它们就彻底完了，它们连这些人的班都办不

起了。

## 修炼到最后了，不要有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心

前些天，一个同修找我切磋时说：“我的身体一向挺好，可是，前些天，突然身上长出了个瘤子。到医院一检查，还是恶性的。”我说：“什么症状？”他说：“身体发烧，而且很痛。”“那你没有向内找吗？”同修说：“找了，也知道了，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同修便说了一件事儿。

原来，同修觉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要圆满走了。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给老伴儿交代交代。比如：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学法，要修回去。同时想改嫁就改嫁；财产怎么给孩子们分；对于和一些亲戚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

这种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心，足以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这人还有这么强的人心，还想走啊？不够格啊！那就先让常人先给他办理后事，让他先走。”旧势力会往死里整你。尽管同修通过交流也认识到了不该动这种念，也认识

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也发正念否定铲除，但毕竟是摔了一个跟头。其实，这种念头和行为中，包括了许多人心和人的情。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心的过程，人心去干净了才能离开世间。有一点人心和人念，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

“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著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从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著心。”（《转法轮》）我悟到：师父的这一段法，就是对一个修炼人最后标准的要求，做到了就是同化了这段法。做不到，那同样会像那个罗汉一样掉了下来。

记得，“7.20”前集体学法时，有一天，我们正好学到“白日飞升”那一段。有一个同修在发言时说：“我一定要精进，圆满时飞起来，让我的家人看看，我能飞走了。”当时，只觉得这是一种显示心。

世界而高兴。”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我知道我做对了。这第一个电话面试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之后无论是电话还是现场面试，我都尽量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一生与大法弟子也只是一面之缘，错过了可能真的就错过了得救的机会。有同修问我，你就没有丝毫紧张或者担心这么做会影响到工作面试吗？说实话，有时候也会有人心，但正念告诉我，有缘相见的人一定是来听真相的，只要我保证讲真相时的状态，一切师父都在做。每次面试前我都准备好手头的真相资料并时时发正念清理空间场，要求面试我的人必须听我讲真相，而我就是师父派去救度他们的使者。我发现，面试里讲真相是件很不错的事情，对方会预留充足的时间来和我沟通，我刚好利用那段时间来讲真相。通过系统的讲真相，绝大多数面试我的人都对大法和这场迫害有了很正面的认识。相信每个生命明白的一面也都会知道，能聘到大法弟子绝对是一个企业的福份。

初春，我应邀去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面试。在飞机缓缓降落的时候，我在想，这里会

不会是我的下一站呢？俯瞰那片土地时，不由得担心起来：这里神韵还没有来过，这里的学员那么少，这里的众生怎么办？面试中，除了业务上的相关问题外，我依旧找机会向人力资源经理以及招聘经理以亲身经历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事实。我告诉他们，在中共的红色恐怖统治下，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尽管冒着生命危险，依然坚持不懈的把真相带给身边的民众，唤醒自己的同胞，这才是中国的希望。能来到美国是我的造化，因此只要迫害一天不停，我们海外的学员就和身在中国大陆的学员一道一刻不停的向国际社会揭露中共的滔天罪行。因此，自从我来到美国之后，几乎一直在做社区的义工，开始在纽约退党点帮民众了解共产邪恶、帮助在美华人退出邪党及其附属组织，之后有幸参与了推广神韵的卖票工作。谁知这一讲起来就是一个多小时，人力资源经理听后除了为我能够有机会来到美国而感到高兴之外，还颇有感慨的对我说，“看来我们美国人真是活的太容易了”。

这几个月下来，几乎所有面试中我都是对方的首选，而



我的邮件转发至最高管理层，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员工在中国大陆面临着什么。令我稍感意外的是，我在大陆的同事们居然毫不畏惧，都纷纷祝福我，替我高兴，更对我说如果我需要帮助，可以去联系他们在美国的亲戚。我深深的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同时我也为他们能够了解真相而高兴。我搬到旧金山湾区后才发现，原来这也为偶尔来访的前同事们的旧金山真相一日游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零零九年初，我正式开始在闲暇时间找工作。在大陆修炼时遇到过很多艰难险阻，都是师父帮助一一化解。我想，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工作当然更不例外，因此救人依然要摆在首位。

师父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我坚信，一切都做到位了，工作也就找好了。

一天，索尼公司的北美人

力资源部从多伦多给我打来电话做一个电话面试。面试里少不了要问到我在美国是否可以合法工作的事情。我一听机会来了，就开始告诉对方我是因政治庇护留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七年以来全家一直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我因此辗转漂泊。幸运的是，后来我在西方公司找到了工作，可以暂时摆脱中共邪党的监控。没想到已经七年了，奥运前夕中共又跨省追查我的下落。如果没能逃出来，那么真的不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之后又通过家人得法修炼的经历向对方简单讲述为什么我们炼法轮功、法轮功到底好在哪里。因为是第一次在电话面试中这么讲，所以开始也没底，但马上想到了师父的讲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于是，我很快摆正了自己的心态，堂堂正正的把心里话讲给了对方。

没想到对方听后的态度相当正面，和我说，“你放心，我们加拿大人非常了解也非常支持人权。我们也听说了法轮功的事情，真为你能来到自由

其实，今天想想，就境界而言，不比常人高多少，即使飞走了，又能走多远呢？任何一个人心都抓着人，不让你离开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偶尔冒出丝丝点点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便立即警觉的抓住灭掉，决不让其膨胀或者泛滥，更不能顺着想下去发展到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那一步。特别是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这个情等等，不管与其感情如何，咱们都知道，来世时，他（她）们的生命都是有安排的，是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体，还何必情丝不断的为其安排什么“后事”呢？这种念不仅毁了你，也毁了他们。

## 【救度众生】

### 我为你而来

#### 一、我现在就救你

二零零七年春天我在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受到邪恶迫害，我的右腿被打断，天天在监舍里，它们不让我出门。一天，主管队长对我说：

“今天天气好，我领你出去走一走吧”。我就跟她一起到大墙下红砖铺的小路上行走，她对我说，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吧。我就给她讲了观音菩萨修

炼的故事：观音菩萨在常人中修炼时，是家里的三姑娘，可是她的父亲对她并不好，总给她制造磨难。可有一天她的父亲突然得了重病，百药医治无效，于是就找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对他说：“你要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有特殊的药引子。”她父亲问老道用什么药引子啊？老道说需要你三姑娘的手与眼睛。三姑娘知道后，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与眼睛都给了父亲。后来三姑娘修成了，佛就让她成就全手全眼佛，她听成了千手千眼佛，最后成就了千手千眼佛。当她成佛飞升时，她的父亲跪在地上：大慈大悲的菩萨啊，救救我吧！菩萨不计前嫌，把他超度上去了。

队长听完这个故事，对我说：“将来你修成以后，我让你救我，你救不救？”我回答说：“我现在就救你，你三退吧（退党、退团、退少先队）。”她听后神情非常紧张，往四周看看，见四周无人，才同意三退。

#### 二、“转化”我的队长全家做了三退

二零零八年，我在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队长要“转化”我，把我叫去

了。我对她说：“江泽民想效仿文化大革命后平反的方式，要杀一批警察，给法轮功平反，来逃脱国际法庭对他的审判，我们没有答应，我们要惩办元凶，一定要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江泽民把大法弟子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旦形势逆转，它也许会以平反为借口，来处理你们的。”这个队长说：“等你们平反了，你们是不是得把我送到那院去？”“那院”就是指女子监狱。我说：“大法弟子不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不过你要想自救就赶紧三退吧，别再迫害法轮功了，不然有一天，你会成为共产党的替罪羊。”我说完她就同意三退了，我又接着说：“只有你自己退还不行，你的丈夫与孩子都没有退呢，将来你自己活着，他们都跟着邪党淘汰了，你自己有啥意思。”于是，她又给家人做了三退。

### 三、用旧塑料袋买菜

去年夏天我到超市买菜，看到菜堆有一个塑料袋，是别人用过的塑料袋，我想这个塑料袋不会有人再用它了，我要是不用，它就被淘汰了，我来用吧。我用这个塑料袋选了四根黄瓜，到划价处去划价，我

告诉那个服务员说：“我用的是旧塑料袋，你把新标签贴上吧。”那个划价的服务员很吃惊，说：“人人都象你这样就好了。”我立即回答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她低着的头马上抬起来。我继续说：“我们修炼的人都是好人。”接着我又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她三退保平安，后来她就退了。

### 四、买大蒜

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我买菜去过的菜摊，我尽量不再去，因为我都给他们讲过了真相。那天我本不想买蒜，平时也不吃蒜，看市场来了一个陌生面孔的人，我就过去了，跟她搭上话后，我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劝她三退，她同意了。

我看她的蒜有大有小，我专捡不好的、小的，因为我觉得她的小蒜不好卖，她很受感动。因为买菜的人都是专捡好的、大个的，没有专捡不好的、小个的，唯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才能这样设身处地的为别人好。她很受感动，她把我买菜的袋子夺过来，倒出我选的小蒜，给我挑全是大个的蒜，还搭了两头，递给我说：“你们是好人的，花的是好钱，就该得到最好的。”

已有四年时间，家也从东岸一路搬到了西岸。修炼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成就着我在修炼中的成长。我想借此机会和同修简单交流一下自己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的体会。

二零零八年邪党借奥运名义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升级，使我再次流离失所，这次却来到了美国纽约。心里还在抱着奥运结束后可能可以回国的一线希望，也没有和国内的公司辞职，因此或多或少有些无所适从。当时一位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师父说：“救人是第一位的。”（《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就这样，我开始在退党点踏踏实实的讲真相。直到后来我不得不留在美国，这句话也一直不断提醒着我。因为刚来美国，所以时不时的还在比较在大陆和海外修炼的不同。后来发现，在和平环境中修炼，很少有突如其来巨大压力迫使我时刻警觉自己修炼中的不足，长期繁忙的项目中也容易使自己陷入常人的做事状态而淡忘作为大法弟子的那种神圣使命感，因此就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在正法的尾声走正每一步。

很长时间，我所在的退党点上只有我一个人，因此必须

要保证良好的修炼状态和十足的正念来做好神给予我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下来，我深深的体会到海外学员的辛勤付出，也更加体会到来到自由世界中修炼的难度。回顾我在国内时修炼的环境，身边高学历的人很多，所以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就容易使对方接受，效果通常也不错。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在退党点就非常自然的变成了以法轮功学员的身份直接讲真相，一举一动也都会在世人的注目之中。这种身份的转变虽然使我一开始不能很快的适应，可是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我只要讲亲身经历就能使听者动容。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正法时期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两方面的修炼道路。

在我决定留在美国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辞职。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讲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深知这是我作为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责任，所以这封信不但发到了国内我的老板和人力资源部门，我也发给了几乎所有和我共事过的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同事。记的几天之内，我收到了好多令我感触至深的回信。欧洲的同事更是征得我的同意将



## 我的外甥起死回生

我六妹子家外甥，今年二十多岁，零五年阴历七月，他骑着摩托车，后面还坐着一个人，撞在一辆空的三轮车上，二个人同时撞倒在地，都撞的昏迷不醒。撞的最重的就是我外甥，脑袋上撞出了一个坑，往外淌血，下牙骨也撞断了，合不上嘴。出事的地点是在学校和医院之间，正是人来人往的闹市街，看热闹的人非常多，都以为这两个人死了。我六妹子跪在地上，大声的喊法轮大法的师父，求法轮大法的师父救救这两条年轻的生命吧！围观的人非常多，他们都听见了，也知道，六妹在给谁磕头求救。

人拉到医院，抢救了三天，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这个人即使抢救过来，肯定也是一个植物人。

六妹的全家都给师父上香，跪在地下有十多个人，其中有一半是不学法的常人，他们也给师父恭恭敬敬的下跪。求师父救救那两条年轻的生命。

到了第四天，我外甥醒了，我问他：“外甥啊，你还认识我吧？”他慢慢睁开眼睛，说了一句：“二姨。”我

在姐妹中排行老二。我们全家都乐了，一片乌云散开了，人总算醒了，没有落下残疾。

而另一个小伙子，只住了一个星期，醒来后，简单的包扎一下，就出院了，啥事都没有。这个小伙子出了院后，跟我们说：“我现在真相信大法了，是大法救了我，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后来，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也跟着我走进了大法修炼。

我外甥住了一个月，痊愈出院，只是下巴骨还是合不上，只能喝点流食，任何硬东西都咬不动。医院没有办法校治，说只能养着吧，要想治，他们说出了天文数字一样大的钱数。六妹每天炼功学法，外甥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出院第十天，又出现了奇迹：外甥从嘴里掉下一块骨头，从此嘴就合上了，也能吃东西了，跟正常一样了。

从这件事，全家人更加相信师父、相信大法。

## 【法会交流】

### 在美国讲真相的体会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美国

## 五、他们跟我打招呼喊“法轮大法好”

去年有一对外地的夫妻来本地卖西瓜，我跟他们讲真相，女的做了三退，而男的不同意，没有三退。我买了一个西瓜跟他们说：“你退了就会有福，做买卖也会顺畅的。”说者无心，听者却应验了。他们拉来的一车西瓜很快就卖光了，又拉了一车，又快卖光了。他们看见我热情的说：“借你吉言哪，生意挺好，我们的西瓜卖的最快。”我又接着跟男的讲，我说：“法轮大法给你家带来了福分，你还不退？你要退了，生意说不定更好。”男的当时就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

有一天，我上街又碰到了他们俩口子卖西瓜，他们看到我，都远远的跟我打招呼，双手合十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告诉我，今年生意最好，一夏天卖了六车西瓜，法轮大法真好。

## 六、三个基督教徒都明白了真相

（1）：我家楼下有一个基督教徒，有另一个教徒来找她，她没在家。找她的那个教徒正下楼，我看见了，跟她搭上了话，说着说着我就把她

引到了法轮功真相上了。她非常排斥，说自己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关键时刻，相信自己的主会来拯救自己，不可能再相信别的了。

我跟她说：“你的主是谁？”她说是耶稣。我说：“圣经中你们的主都说过了，到末法时期，也就是现在，主会下世救人，你们的主就是站在你的面前你都不认识。”她说：“谁是我们的主啊？”我说：“法轮大法能救度一切众生。”她马上就说：“怪不得你身上有光啊。”她马上同意三退。

（2）：后来她又跟我楼下那个基督徒说了这件事，那个女的来找我，说：“跟我一起信教的教友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身上都有光？”我说：“是啊，我师父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接着跟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她说你们以前发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都捡起来烧了，因为我认为你们反党，我们信教的不反党。我说：“怎么是反党呢？假如说有一个人把你家的孩子打的鼻青脸肿，心肝肺都给活摘了，你告他、揭露他，能说是反党吗？”最后此人明白了，表示退出中共邪党。

(3)：她家又来一个男的，也是基督教徒，来给她家打家具。我下楼刚一提法轮功，他就急了，就大声的吵起来：法轮功反党，别说抓你们、打你们，就是枪毙你们都不为过。我当时也动气了，过后一想，不对！师父说过挑选不是慈悲，他中毒太深，我必须得救他。“不信良知换不回”（《洪吟》三）。我又下楼，故意找了一块板子，让他把我的板子给锯断，他不干，他还说：“你要锯断这块板子，最少掏五十块钱。”我知道他要钱是假，故意刁难我是真，马上接着说：“你还占用我家门口的地面呢，我还没朝你要钱呢。”他说不过我，觉得理亏了，赌着气把我的板子给锯断了。正好我儿子回来，我跟儿子说：“儿子，你大爷给咱家干活了，板子一锯两断，你大爷受累了，快给你大爷去买几根雪糕凉快凉快。”儿子也是大法小弟子，很听话，买了十根雪糕回来了。我和他一边吃，一边讲，雪糕吃完了，他也明白了，而且终于答应退出了中共邪党。

最后他还说：“其实你们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我认识不少。”

## 七、邪党的街道办主任很羡慕我们

二零一一年的春天，我和十二个大法弟子，开着四台车去风景区游玩，游玩是假，救度众生是真。一路上我们在白桦树上书写“法轮大法好”。

在一个风景区我们碰到了一个本地区邪党的街道办主任，我们给她讲了真相，给她一个西瓜，她很爽快的做了三退，她还很羡慕我们说：“看你们大法弟子活的真快乐，真会生活，想去哪就去哪。”

我们又到了另一个景点，在水库的低坝上写满了“法轮大法好”，并在桥的栏杆上贴上“法轮大法好”不干胶，非常醒目，游人看的清清楚楚。

我们对着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一起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能救度一切生命。”

## 八、当兵的也想炼法轮功

我们一家六口人，都是大法弟子，其中有四个小弟子。有一次我们去黎明山游玩，在黎明山上驻扎着“17”部队，部队有一个特务连，正在训练。等他们坐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过去了，我弟弟说：“你们练的不错哎！你们歇一会儿，我们给你们表

来。

我和丈夫下车，仔细看看铁条，这铁条原来是包装箱的铁封条，很牢靠的栓在路两旁的树干上，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栓在这，生活在邪党治下的社会里，发生什么坏事都见怪不怪。我们把它解下来，扔到草坑里，防止别人再遇到危险。

我知道这是师父救了我，没有师父，我和丈夫的脖子肯定飞了。“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害怕，可能以后会后怕。”（《转法轮》），处理完这个铁条，我真有点后怕，丈夫更是唏嘘叹息，惊魂不定，不停的念大法好。

## 三、半个月尿毒症好了

我姐姐今年五十九岁，五十八岁那年得了紫癜肾炎，在老家吃了不少中药，没见好转。到了冬季，我儿子结婚时她来了，到我家时，病情已经加重了。我领她到市医院检查，明确诊断为尿毒症，还检查出糖尿病、心脏病等，医院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下药了，到底治哪个病？大夫没了主意，就让我们到大医院去，不想再给我姐姐开方治病了。

姐姐说我来一次不容易，

哪你就先给我治肾病吧。于是医生开了许多中药，每付中药上百元钱，我严肃的跟姐姐说：“姐姐你炼功吧，你这病把药房吃倒了也不一定好。”我姐姐真的害怕了，虽然嘴上同意和我炼功，但是还是放心不下她的病，虽然明白法轮功是好的，一切不好都是邪党造的谣。但对法轮功净化身体，只要你真心修炼，师父会一下子把你的病根拿掉不理解，半信半疑。所以回到家里还是继续吃药，可是姐姐的病太大了，人间的药怕是攻不动它了。吃了一段时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加重，而且还把胃口吃坏了。

姐姐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医生说这些药把你的胃都吃坏了，先停下吧，半个月后再来检查。生命危在旦夕，姐姐对医院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回家去，啥药也不吃了，就一心一意的炼功，结果一天比一天好。半个月过去了，医生给她做了彩超，又做各种化验，除了肾脏上有一小块结石外，其余显示一切全部正常，所有指标达到正常标准。医生觉得很奇怪，以为原来是误诊。

我们俩个人都听，他也慢慢相信了。

我现在什么字都认识了，整部《转法轮》近二十万字，我都能一字不差的念下来。看我学的好，也看到我身上的变化，我的大姐、五妹、六妹、还有一个弟弟都跟着我学。全体家族成员近百口人，即使不学的，也相信大法，相信大法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

### 一、躲过一次煤气中毒

我刚炼功两个月，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是经过邪党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我看的很清楚，这是邪党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更加坚定这个法一定是最正的，便一直坚持学法炼功。

有一年夏天，刚下过雨，我家住的是平房，平房前边就是我家开的商店，晚上，我感觉到商店有点潮湿，我就烧了一炉子煤，就在商店的铺上睡着了。睡到半夜时分，朦胧之中，好象有人在拽我，紧接着听到外面有狗叫，我赶忙披衣而起，到外面一看，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突然，我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疼，我挣扎着去后房找儿子，没走几步，就昏倒在地上。儿子喊醒爸爸，爷俩掐我的人中，慢慢的醒

来，满身都是汗，裤子也尿了。丈夫吓的让我去医院，我说没事，一会就会好了。我是修炼的人，有师父管我呢。

第二天，头疼一上午，到了下午完全好了，一点后遗症也没留下。

后来才知道中了煤毒，如果不是师父的点化，我恐怕早就被煤气熏死了。

### 二、躲过索命的铁条

有一次我与丈夫去上山挖苦菜，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一片树林，正好是下坡路，摩托车骑的很快，我坐在后坐上，突然我丈夫猛不防的往前一低头，钻过一条铁条。这铁条栓在小道两旁的树干上，横拉在道路中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铁条擦过我的下巴，划过我的嘴、鼻子，如果我稍微再抬高一点，就可能拉断脖子。当时我根本不可能看到铁条，我丈夫在前面挡着，而且铁条很细，不到眼前你也看不到。就在这危急时刻，就感到有一个人往后压着我的头，使我仰躺在车座上，我逃过此劫，躲过了索命的铁条。这个全过程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你反应再快也白搭。我们这有一个人，因为骑摩托车被一条铁丝子拉断了脖子，脑袋掉了下

演一个。”于是我的小女儿就给他们表演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名叫“佛展千手法”。十几个当兵的一齐鼓掌，齐声喊：“好！真好！”

我的弟弟先是把自己的诗给他们背了一首，接着又背师父的诗：《大法行》，背完后，我的九岁小侄子给他们唱大法歌曲：《万象新》，

歌词唱道：“连宵风雨停，天地更清新，云淡碧空清，百花笑盈盈。暗香离远近，芬芳舞娉婷，乾坤万象新，普天送群英。”

我的小侄子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又引来当兵的阵阵掌声。

当兵的都问这是谁写的诗啊，这么好？谁的歌啊，这么好听？我们回答说是我师父写的诗，歌曲是大法弟子写的歌曲。他们又问你们师父是谁？我们回答说是李洪志师父。当兵的惊讶的说：“原来是法轮功啊？”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还讲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当兵的说等我退伍转业，我就去炼法轮功。

九、陈希同的同学说：“共产党真要完了，啥缺德事它都干的出来。”

二零零六年春天，我到北京去进微机耗材，给同修做资料用。这是一辆始发车，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男的，很有点当官的派头。我跟他搭话，说着说着就引到大法的真相上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是出于它的妒嫉之心，他们还伪造了天安门自焚假案，蒙骗了全民人民。

那个人说：“我是陈希同的同学，陈希同也是江泽民迫害的，是江泽民在造假，江泽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当我说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时，他感慨的说：“共产党真要完了，啥缺德事它都干的出来。”

### 【修炼故事】

#### 迷路的同修 赶快走出来吧

在学大法之前，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什么产后风、浑身痛、头晕目眩；我还总好招些附体之类的东西，有时搞的我神魂颠倒，痛苦不堪。

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咱们这里传来一种功法，叫法轮功，这个功法可好了，不妨你试试。我想：有病乱投医，炼炼功反正没什么坏处。我就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到离我家近的一个炼功点去学法炼功。

从学大法后，没几天的功夫，我的这些病全都不翼而飞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我真的从心里感谢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

可是在邪恶迫害法轮功之后，在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下，我自己就害怕了，不敢走出来去证实法，偷偷的在家炼功。由于自己不精进，学法少，没能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结果叫魔钻了空子。

2009 年出了一场车祸，我的脑袋被出租车给撞坏了。当时昏迷不醒，什么也不知道。过路的人都认为我完了，肯定是死了。人们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第二天才醒过来，可还是神智不清、胡言乱语。大夫说这个人很难治了，即使治活了也可能是个植物人。

又过了两天，我明白的那一面渐渐苏醒了：我是个大法弟子，怎么能老躺在这里呀。我必须得出院，我要回家，我要学法炼功，我要走出去证实法，去讲真相，去救人！我有了这一念，谁也没法拦住我。

我就这样出院了。出院后我赶紧学法炼功，没几天我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周围的人

和医院的大夫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可我心里明白：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苦难，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债呀！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能好好学法炼功，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敢走出来去证实大法呢？

师父在《二十年讲法》中告诫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计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非常的大。在世间上的表现就是讲真相啊、阻止邪恶迫害呀，做不好时还用人心去衡量。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能够真的把自己当做修炼人，踏踏实实、正念很足的做好自己的事，那已经就是非常了不起

了，因为这是人世间状态中决定的，跟神一模一样在这做事，那就不算了，那样叫山里那些个地上神仙出来做就完了，一开始叫大法弟子就开了功来做就完了。那不行，那样做也不算。迷中救人，人类社会就是在迷中，就得按照人类社会的这个状态形式去救人。这也是创世时有目的地造就的。”

修炼已经走到了最后，还没有走出了的同修们，千万别跟我一样，摔了跟斗才明白过来。赶快走出来吧，不然真的就没有机会了！

## 我们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香头”，跟我住邻居。她经常给人升香看病，后来这个人听大法弟子说，动物附体对人不好，时间长了那些动物会吸干人的精血之气。她原先脸蜡的脸，自学了法轮功，脸红扑扑的。她把家里供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蛇、黄鼠狼统统都烧了。我们原先就很要好，关系不错，她跟我说这部大法真好，不如你也学吧！她还让我把以前供的那些动物全扔了，啥都别学，就学大法。我平时挺信

她的，既然她这么说了，肯定不错。

我到炼功点跟着听了几天，觉得师父讲的全都是做好人的道理，实在太好了。我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妇女，打小也没看过一本书，见到大法弟子天天看书学法，觉得修炼真难。心里非常着急，好几天，就象上火一样，不知该怎么办，该怎么修下去。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着一身紫衣服的女子，大约四十多岁，长得笑模笑样的，我问她：“我学法一个字不识，是不是悟性差呀？”她说了一句：“悟性是差点，没事的，以后会好的。”我问她你是谁呀？她说是老师。我还问她：“你是教学的？在哪教学呀？”那个穿紫衣服的人笑而不答。我唸一下就醒了，打哪以后，我开始精进了。

我儿子儿媳每次到我家，我就让他们帮我念《转法轮》，在念的过程，我的儿子儿媳都认同大法。我老伴是一个蒙族人，还是村里邪党书记，开始不信，他学的是蒙文，不识汉字。后来我请了一套师父《济南讲法》录音带，